

声音

在数字时代 坚守经典阅读带来的诗意

□傅守祥

阅读经典、领会经典和活用经典，无疑会“敏锐”我们的感觉、“丰富”我们的体验、“延长”我们的生命。对互联网时代的个体来说，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更需要多读经典，多读那些经过历史淘洗保留下来的精华。文学经典能够提供给我们一种精神的支柱，带给我们诗性的滋养



进入数字时代，技术越来越深刻地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已经习惯将学习、工作由“线下”迁移至“线上”，互联网成为了人类日常交流和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其实，在现实中，在技术的影响下，人类的精神生活与互联网早已密不可分。移动互联网的长足发展，让人们哪怕处于同一物理空间内，也可以获取截然不同的信息、经历迥异的生活。

互联网重塑了我们的生活

作为现代信息生产、存储、传输、检索等的综合平台，互联网不仅使公民个体的身体感觉与大脑思维活动得以大大延伸，而且大幅度超越地理空间与国家疆界的限制，引领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它跨越时空，将人类智慧紧密相连，打破现代社会的“原子”状态。简言之，互联网的发明与创新使全球的时空距离缩小，大大方便了人类的全球性认知、交流与合作，在信息和及时交互领域首次把“地球村”从前瞻性的理念“落地”为切实的日常实践。互联网为人类生活与工作带来的这些便利令人振奋，但是，其中也存在着汹涌的暗流与恶疾，需要我们不断警醒与提防。

互联网技术及其构筑的信息平台、文明范式对现代社会的“塑形”效应是全方位的，互联网化的社会已成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单就互联网“塑形”下的现代媒介来说，它并非是以以往媒介功能的单维度扩张；以互联网为主要技术支撑的新媒体深刻改变信息的生产、传播与储存、使用方式，进而重塑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思维与变革能力。这些新趋向，正在改变当下中国社会的传统格局，也在不同程度上重塑现实社会的媒介文化以及文化生成的范式。由此，一些领域的基本逻辑以及社会关系进入了持续重塑的过程。互联网技术的要旨在于以共生、共享的空间和共创、共赢的平台来实现用户的多维参与和深度体验，与此同时，通过大数据识别用户需求以实现精准服务。现代科技的复合式发展已使广大公众不再只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和简单消费者，在一些突发事件中普通民众已然可以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以简短、快捷的方式传递到互联网空间中去，并与其他人交换感受与看法，网络民意由此走进现实社会，呈现出对现实的干预力与影响力，明显地区别于传统媒体，新媒体以强烈的交互性、体验性理念影响与重塑当代社会。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与电子信息紧密相连，各种各样的智能终端设备使数据生产、储存、传播无处不在。广大民众每天被互联网科技、移动终端等武装起来的现代大众传媒包围着，空气中弥漫着由各种新闻消息、社会事件、言论见解、及时影像等

集合成的“大数据”——媒体们使出浑身解数，我们几乎每个人也都在抢着发言，大量信息和影像互相挤撞。正因为媒介渠道多种多样，媒介内容铺天盖地，媒介化生存的“大数据时代”混杂了无数干扰信息、垃圾信息、无效信息甚至错误信息、有害信息。这就需要我们甄别有价值的信息与聒噪的杂质，妥善处理数据利用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关系，进而准确把握时代的律动。同时，还需防范假消息、伪视频、网络攻击等对人们生活的冲击。

“碎片化阅读”成为了潮流

交通技术、媒介技术的发展，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但也迫使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从前的生活是慢的，作家木心就写有一首题为《从前慢》的诗作：“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 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人行/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 人家就懂了”。这其中的生活别有韵味。木心先生以细腻的文字，轻声细语地概括了我们普遍的感受，即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充满对慢生活的向往，尤其是这“慢”里透出的朴素、单纯、耐性与浪漫。对世界的感受，与现在的愈来愈快、越来越忙相比，从前的“慢”“诚恳”“有样子”似乎更多地转化成一种美好与精致，甚至成为了一种生活哲学。

但我们不能活在对过去的回忆里，而是必须直面当下的新语境。这种快节奏是时代的选择，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共同生活。有时候，一种充实的忙碌相比于空洞的闲在是有意义的，一种理性的努力相比于任性的袖手是有益的。所谓“充实之谓美”，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诗意绝非来自坐而论道与谈玄，而往往是“撸起袖子加油干”后的满足和愉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勤劳一直是一种美德。只不过，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对于有些人来说，确实需要预防“过劳”，因而忙碌过程中的暂时停顿与短暂休止便有了突出的必要性。在这休闲时间里，现在可供大众消费的文化产品实在是太多了，特别是短视频、短剧，占据着越来越多人的时间，传统的阅读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的确，在智能手机随身的时代，如何像从前一样静心读书，成为一个不小的问题。即使是那些善于利用者，也大多是在零碎时间里进行“快速浏览”“碎片化阅读”或“功利化检索”；至于那些不善利用者，则被各种程度的网瘾困住，迷失在网络信息的汪洋大海里。阅读经典、深入阅读，对一些人而言，好像真的相当遥远了。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辩证地看。电子阅读也是阅读，网络浏览与搜索也是积累知识的重要途径。而且，通过手机和互

联网，我们不仅可以获取海量的碎片知识，也可以真正地进入那些电子书籍的整体阅读。每个时代的青年都有属于自己的阅读偏好与接受方式，我们不必太过悲观。实际上，现今不少青年读者身上体现出的精神气象与综合实力，是令人惊叹的。他们有着很好的知识背景，乐于接受新媒介、新事物、新知识，有着很广阔的视野。

回到经典，享受其带来的诗性滋养

但终究，我们还是呼吁更多的人回到经典中来——无论是通过网络的形式还是纸本的形式。文学经典是将精神存在、人生智慧、人性细节、艺术呈现等因素相对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的民族语言的综合体。文学经典是时间锤炼出来、跨越时空给人生以指导和借鉴的东西，是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特定地域的文化记忆、共识性体验与延展性想象，是作家、批评家与读者长期磨合的共同创造，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历久弥新、艺术想象跨越时空。从世界文明演进的视角看，文学经典无疑是世界各国文化传承与艺术承继的核心，既体现了各国文学大师们在特定文化情境中的生命体验和族群想象，又反映了某一个时代人类精神的整体面貌与文明程度。文学经典是历史留给全人类的丰富遗产，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其民族人类学意义上的历史生成、时代流变主要承载着本族群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密码，而其跨文化交流与跨媒介重构不但可以使其本身焕发出新的生命、折射出新的光彩，又可以供世界其他民族在推进文化反省和文明重构时借鉴与参照。

文学经典既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旗帜，更标识着全人类的精神品质。文学经典包罗万象、洞幽烛微，它们能够给人留存希望、带来人性的温暖。它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和身边的世界，深刻理解异域的人情事理与优秀文化。在展示人性的微妙上，文学无疑比任何理论和信条都更生动。文学经典能够培育人们想象他者与去除偏见的力量，培育人们同情他人与公正判断的能力，并将最终锻造出一种充满人性的公共判断的新标准和这个时代亟需的诗性正义。

阅读经典、领会经典和活用经典，无疑会“敏锐”我们的感觉、“丰富”我们的体验、“延长”我们的生命。对互联网时代的个体来说，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更需要多读经典，多读那些经过历史淘洗保留下来的精华。文学经典能够提供给我们一种精神的支柱，带给我们诗性的滋养。基于经典阅读的人文教育，其核心功能就在于帮助我们在新的历史情境下重新发现和思考“人”自身的丰富性，成长为更坚强的个体。

(作者系湖州师范学院教授)

当我尝试谈论“今天的文学还可以如何破圈”这个话题时，我才想起自己和文学的“非典型”关系——虽然有着七年的文学专业学习背景，但从我有创作意识开始，我投入最多时间与精力的，却是戏剧编导编排、非虚构写作、文化采访和游戏策划。我由此也时常显得像一个“不务正业的人”或者“闯入者”。这似乎也造成了我在创作和工作时能触碰到一种“矛盾”。因为工作和创作领域的广泛，我并不是也不能成为“文学圈”“戏剧圈”或“媒体圈”等任何“圈内人”。但我工作和尝试创作的领域，却无一不和文学、文字相关。因此，对于具体创作者而言，真的存在一个封闭的“文学圈”吗？

事实上，所有关心文学，并尝试创作和谈论文学的人，或许都曾多少感受过类似的“矛盾”。一方面，由于创作、发表和传播媒介的更新迭代，在影视作品、各种短视频甚至段子表达里，作为情节、叙事、比喻、符号甚至文案本身的文学，似乎无处不在。另一方面，这也让谈论文学变得日益复杂，如果不在文学前加上系列限定的条件，似乎就很难准确表达与之相关的问题和感受。那么，文学破圈的问题或许可以从不同维度转换成类似的问题，比如：作为书籍的文学，要如何才能在掌上设备如此便捷和普及的情况下争夺大众的注意力？作为承载巨大责任与使命的严肃文学，要如何渗透到更广阔的读者群中发挥作用？

对于这些问题，出版发行人员可能需要把它转化为具体可行的宣传方案。但对于写作者而言，我们应该去思考和实践的，或许始终都只有一个：如何在写作中兼顾个人性与公共性。由此，我想到了“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公共性。“把自己作为方法”这句话出自人类学者项飙，也是他在2020年出版的谈话录的书名。在那本书里，他用“把自己作为方法”解释了他个人的研究动机，以及在当下“找到自己”的维度和方法。

人类学和文学的关注点固然有差别，但我想，项飙在书中谈到的“如何提出真问题”“如何在混乱中安放自己并创造性建设个人世界”“如何逃脱固有规则想象新可能性”等思考，我们同样可以将其平移至文学创作中去，从创作主题、审美风格和传播范围等维度，回应创作者和这个时代的关系。文学创作往往是从个人的经验和感受出发，但它又不能仅仅停留于此。它需要我们思考：如何在创作中置入能让更多人产生共鸣的主题？如何面向个人写作的同时面向公众写作？

事实上，在我个人的学习经验里，我是接触了媒体写作训练和更综合的艺术的训练后，才对创作产生了“公共性”维度的思考。此前我所理解的“公共性”更像是一种基于文学史的评价，对没有社会经验的我来说，如果严肃写作的决心不能呈现宏大历史、不能书人性幽深、不能进行笔触犀利又具洞察力的时代批判，我的写作似乎就是一种“次等主题”。但如今的我再回顾当时的“非次等主题”书写，却强烈感受到一种小孩在学大人说话的老气。虽然我创作的故事都来自当下，但主人公时常就像两个天外之人，他们有经典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很多遍的“典型形象”的影子，但其实都没有时代发展痕迹和基于当下生活经验而生发出的不同困境。故事中的各种转折和戏剧冲突虽取材自真实的记忆，却都没有来自强烈情感外的具体着力点，更接近两团没有形状的情感冲动。

上述的问题固然可以靠实地调研、访谈和搜寻资料，或就是时间增长带来的经验累积所解决。但这并不是说，所有创作都要等到完全准备好那天才动笔。而且，作为创作者而不是社会观察评论员，我们也不可能及时对所有社会热点或有公共性的社会议题进行高效创作。但我相信所有创作者内心都有个强烈的创作母题，它会像乌云一样凝视着我们的创作欲望，它关乎我们的敏感以及生命里曾体验过的强烈情感冲突，它更关乎我们如何成为自己。

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强调个体的不同和风格的差异，所有创作者和读者都不可能脱离时代而存在。这既是在说我们处于同一个历史中，也是在说我们处在同一个社会结构里。我们能从乡村/都市、男性/女性、北方/南方等不同身份特征里，定位到自己的位置，并身处于无数重叠又相离的分区里。落实到具体的创作中，上述的每个维度都可以关联起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引申出无数人关注的议题。诚然，没有人擅长讨论所有社会议题，创作者也不该把“热点”作为写作出发点。但如果我们在意并愿意尝试解释自己的处境，我们才能为笔下的人物和故事找到他们真实的存在依据，我们才有呼号更多读者的底气，我们在故事写定时才有资格说这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写作，因为一定会其他人从中洞见自己。

如果我们将上述感受和豆瓣热门新书榜单结合，或许会有更具体的理解。就文学作品来说，除了已成名的大家和经典文学，容易被注意到的新作家作品，大多带有话题性。这至少说明，读者还是会和他们更有关联的故事所吸引。因此，作为创作者，我们只有明确公共性和写作的联系，才能往下探讨如何让创作产生更大影响力的问题。

然而，作为一个青年写作者，我们只能坚持诚实地生活、写作并继续雕塑我们最想写的那朵云，在它变成暴雨倾盆而下前，把生活和心态都维持在能持续创作的状态。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文学的个人性与公共性

□雅婷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成果 学术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近日，由内蒙古大学、内蒙古文联、内蒙古社科联、内蒙古社科院共同主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成果学术研讨会在呼和浩特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北京大学教授董学文，中国散文学会会长叶梅等致信祝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宣传部负责同志和主办单位负责人孙志强、乌恩奇、包银山等出席开幕式。内蒙古大学党委书记刘志威、内蒙古文联副主席海山、兴安盟副盟长禹云致辞。

《云上》《俯仰天地间》发布

本报讯 近日，王也丹散文集《云上》、郑丛洲随笔集《俯仰天地间》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刘华新、总编辑丁丁以及刘庆邦、陈福民、顾建平、李培禹、凸凹、杨海蒂、金涛、刘彦红等作家、评论家参加活动。活动由人民日报出版社第七编辑中心主任陈红主持。

《云上》和《俯仰天地间》是王也丹和郑丛洲的最新作品。《云上》共分四辑，前两辑重在描写密云的山川风物、

民俗人情，后两辑则是作者读书、行走的思想随笔。《俯仰天地间》是郑丛洲近年来的随笔集，行文简洁而不失活泼，角度新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引人深思。大家认为，王也丹的散文有着浓郁的人文气息和人间情怀，在行走中看社会、看人生，体察人情，描摹世象，温婉通透；郑丛洲的写作既有思想者的深刻性和穿透力，又有诗人的俊逸潇洒、绵远热烈。两位作家都是在真诚地书写生活、梳理人生。

李学辉新书在兰州首发

本报讯 4月13日，由甘肃省文联与读者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的李学辉新书《塞上曲》《月亮下蛋》首发式在兰州举行。甘肃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登渤，读者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梁朝阳等出席并致辞。

作为李学辉“塞上三部曲”的收官之作，长篇小说《塞上曲》通过知识分子视角重新审视凉州历史，展现了100年前凉州特殊的群体——斑蝥人的悲壮人生。《月亮下蛋》则收录作

《天坛新六十记》捕捉百姓故事

本报讯 近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在京举行新书分享会，作家肖复兴携新作《天坛新六十记》，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展开分享，共话慢生活，感受京城的人间烟火。

近年来，肖复兴多次游览天坛，在那里阅读、写生，与萍水相逢的人交流寒暄。最新散文集《天坛新六十记》记录了他近年来在天坛的所见所闻，用文字与图画深情再现了那些人与事、情和景、思及悟，历史的深邃与普通人的酸甜苦辣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北京人烟火气的长卷。肖复兴说：“天坛不是主角，来天坛的普通百姓才是，没有了他

陈鸿祥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委党史工委书记陈鸿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4月14日在南京逝世，享年87岁。

陈鸿祥，笔名缪语，中共党员。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王国维年谱》《〈人间词话〉〈人间词〉注评》《王国维与文学》《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长篇传记文学《王国维传》《谭震林传》，校注古籍《涪洛访古游记》《受菴室诗稿》等。曾获北方十五省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江苏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山东乡村过大年” 主题文学创作活动收官

活动现场，用心用情书写传统文化、年节文化、节日生活、节日经济，创作推出了一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展示“三农”发展成就、宣传展现节会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优秀文学作品。

此外，山东省作协还与《人民文学》杂志社等单位在济南市历城区共同举办了“山东乡村过大年”“春季黄河大集”文化惠民活动，现场举办黄河文化主题文学精品展，并向读者赠送《人民文学》《山东文学》《时代文学》《百家评论》等期刊和10余种黄河文化主题文学精品图书。

陈鸿祥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委党史工委书记陈鸿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4月14日在南京逝世，享年87岁。

陈鸿祥，笔名缪语，中共党员。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王国维年谱》《〈人间词话〉〈人间词〉注评》《王国维与文学》《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长篇传记文学《王国维传》《谭震林传》，校注古籍《涪洛访古游记》《受菴室诗稿》等。曾获北方十五省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江苏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